

花豹想吃小马虎,又对母马鹿有所忌惮,所以请马鹿母子吃大餐田鼠肉以博取好感。马鹿母子因此将花豹视为好人。母马鹿对花豹赞赏有加,说花豹聪明,还说希望小

马鹿日后像花豹那样聪明就好了。

隔日,花豹投其所好又送了几只田鼠给马鹿母子。母马鹿不知道花豹喜欢吃什么东西,主动问询。花豹当然不会说喜欢吃小马虎。龙须菜,我喜欢吃龙须菜。母马鹿马上出门去为花豹采摘龙须菜。

花豹早就发现小马虎在睡觉,母马鹿走了,它就省事了。它把小马虎的头咬下来,放到枕头上。之后将小马虎叼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大快朵颐。

母马鹿采了满满的一筐龙须菜回来了。“小家伙还在睡,你妈妈都回来了。”“豹子兄弟,让他睡吧。”新摘的龙须菜最好吃了,我们先吃。花豹说先去解手再来吃,借机溜掉了,走之前它将嘴里的一块小骨头悄悄吐在装龙须菜的篮子里。母马鹿已经又累又饿,它没等花豹回来已经开始狼吞虎咽龙须菜了。当它吃到了那块小骨头的时候才意识到,花豹不见了。小骨头绝不是好兆头,它马上跳起身用蹄子撩起被单,这才发现小马虎被吃了。

母马鹿为儿子痛哭了四天四夜,最后哭出两眼流血。山林中的伙伴们都过来吊唁,大象、猴子、野猪和熊、山鸡、布谷鸟、鹤鹑个个都说一定要把这个该死的花豹杀了!

野猪说,马鹿妹妹,你放心,我一定要把花豹杀了,为你报仇!咱们现在把它找出来,大家分头去找,谁见到它都告诉它我要与它决一死战!跟它定好时

间、地点。大家分头行动。最后是白脸山胡鸟见到了花豹并且把决战的时间、地点约定。

花豹并没把野猪放在眼里,它认定野猪不是自己的对手。时间定在三天后,它在这三天里做的唯一准备就是磨利自己的牙齿。野猪却在烂泥塘里滚了三天三夜,把又黏又稠的泥巴一层又一层地裹到身上,身上像披了一层厚厚的铠甲。

第四天一早,大象、猴子、野猪、熊、山鸡、布谷鸟、鹤鹑和白脸山胡鸟就都聚在一起了。它们脸色凝重地等待着决斗的开始。只有野猪满脸轻松,似乎要决斗的不是它。

凶猛的花豹低声吼叫着冲过来,恶狠狠地将其巨齿咬向野猪,谁知却咬下一大块黏糊糊的烂泥巴。花豹自然不甘心,朝着野猪又是一大口,还是一大块烂泥巴,泥巴糊在花豹的嗓子里,噁得它直恶心。花豹一甩尾巴打在野猪身上,打下一块烂泥巴,刚好糊在自己的右眼上。它见势不好,转身就逃。这时愤怒的野猪怒吼一声箭一般地冲向花豹,一口咬下花豹后腿的一块肉,大伙儿齐声呐喊为野猪助威。野猪乘胜追击,第二口咬断了花豹的两根肋骨。花豹疼得满地乱滚,完全丧失了战斗力。大家一拥而上,你一拳我一脚,瞬间让凶残的花豹一命归西。

花豹最终成为大家的一餐美食。只有母马鹿没去吃花豹的肉,它把花豹的血涂在自己身上,将原本黄色的皮毛染成棕红色。它用这种方式永远铭记这个血的教训。

前一阵子热播的电视剧《大生意人》有不少短板,但支撑我看完四十集的最大原因是它的

的长板很突出,其中最突出的一项也许是台词。

或许有赖于小说原著和历史素材给编导提供了丰厚肥沃的土壤,本剧台词的信息量、生动性与稳定度均属上乘。国产剧中常见的空话太多、行话太多的毛病,在《大生意人》里很少见——那些嚼劲十足且余味悠长的妙笔,却占了不小的比例。这一点其实很重要。有时候,当你明显能看出剧情线在做商业上的妥协时,有了台词质量的对冲,总体水准就不至于呈现坍塌的趋势。

比如第十一集,古平原发出过这样的感叹:

“流放犯古平原,读书人古平原,还有现在的古老板,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?又或者都是真,都是假?”

在商战中初战告捷的古平原秉持的显然还是“读书人”的儒家信仰,因此提出“经商之人要把诚信和忠义当作生命去捍卫。”

不过,接下来的剧情并没有完全沿着爽剧的轨迹走,古平原的信仰不断受到考验与质疑,最惨痛的一次打击发生在二十二集。古平原被朝廷任命为“安抚使”,打着“劝降”的旗号企图拯救义军领袖李成,实则被架在火上烤,背后是政治漩涡中好几双想要借刀杀人的手。

李成知道古平原的好心和难处,转头对“王妃”白依梅说:“古兄最大的弱点是——烂好人。如今这乱世,好人不得活。”

果然,受到“安抚”而投降的义军被诱入陷阱,惨遭屠戮。没有绝处逢生,没有最后一分钟营救。面对“无论降否,着即处斩”的圣旨,悲愤交

好台词是长剧的生命线

黄昱宁

加的古平原脱口而出的只能是“杀降不祥”。这句台词力重千钧,贴切地契合规定情境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若他指斥“杀降不义”则立刻暴露立场问题,只能选择从利益的角度出发,用“不祥”来抒发满腔悲愤。

对面是一句冷冷的回答:“不祥,那就不祥吧。”

在那一刻,被野蛮杀害的是活生生的人命;而被粗暴践踏的,则是古平原对“天下财富本无主,以天下众生为主”的信念。

既然认准了其中症结皆从功利出发,破解的办法就是把这场“买卖”做下去。于是,能审时度势,同时也能在灵活范围里平衡利益关系的九帅登场。此人戏份不多,但处理得颇为精彩,出场不久就来了一句对现实环境强烈反讽的词儿:

“我老九又不是个生意人,我就是来欺行霸市的嘛!”

不过,整部剧中,我最难忘的人

物还是李万堂。这个既可恨又可悲的人物,是全剧中塑造得最复杂、最可信,人物弧光

也最完整的角色。第三十六集,李万堂终于在两个儿子面前露出真面目,交代他当年如何抛妻弃子,卖己求荣:

“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兵荒马乱,没进考场就被抽了个干干净净。病倒在荒野之外,染上时疫,觉得——穷人命如草芥,病死了被野狗吃,埋在路上,被蝼蚁吃。(我)心灰意冷,直到遇见李家小姐。小姐还没出嫁,家无男丁,偌大的生意在她自己手里。我跟她,做了生平第一次生意。改名换姓,抛妻弃子,像个生来就有钱的人一样,再活一世。”

在这场戏里,黄志忠用他极富经验的表演能力,用他细腻拿捏的台词和精心设计的动作(一抬手,仿佛不经意间挡住了半边脸),把这一段演绎得苍凉悲怆,荡气回肠。那一划,在他身上,仿佛看到了将灵魂抵押给魔鬼的浮士德。

远远地看见我们,好像认识我们了,一起向岸边游来,但它们遇到陌生人来,会赶紧向海里游。为此,我们每天去海边都避开有人的地方,天鹅远远地望着我们,从海里跟着我们,向我们靠拢,然后大声地叫,扇动翅膀,可兴奋了。有一天大雪,我们喂天鹅离开时,发现它们整整齐齐地上岸,跟着我们走呢。我们撒玉米粒时也会发现,有的天鹅不着急吃,专注地看着我们,我们就讨论,天鹅能迁徙四千多公里,有记忆,会不会记住咱们呢?

这让我想起当年一个故事。烟墩角村民救助过一只受伤的大天鹅,伤养好了也不肯走,整天跟着救助它的村民,寸步不离。有两天,村民有事没

老束的春节

——报史拾贝之八

李天扬

老束,即束勿秋,在1964年至1966年、1982年至1989年,两度出任新民晚报党组(委)书记、总编辑。报社上下,都叫他老束。

我有幸整理老束的日记,丙午新春,我们不妨看看老束这位晚报的当家人是如何过春节的。

老束从1982年10月访日开始,重新记日记。因此,“老束的春节”,要从1983年说起——

这年除夕,“市委陈沂同志找宣传方面几个单位会议传达、讨论关于改革的宣传问题。”开完会,老束回报社“安排春节报道”,并“要求晚报春节期间版面有特色,新鲜而活泼。要求大家安排休息



福源鼎盛
(篆刻) 刘一闻

的同时,全力以赴”。第二天是大年初一,老束“上午参加市委等几个市级单位的新春团拜会”。对当天的晚报,老束是满意的:“今天各版内容和形式都较好,有新、广、快和思想内容也较好的特点。大家全力以赴,做出了成绩,出版时间也符合要求。”下午,老束还去了两位同事家拜年,“去任荣魁家,问候他爱人李梓的健康”,这位李梓,是著名电影配音艺术家。去朱守恒家,“未遇”。

到了1984年除夕这天,老束对春节发了一通感慨:“近几年来春节越过越欢,钱多了些,物资多了,年就过得更讲究了。”老束的重心当然是编报:“编辑工作忙于进行,因为一切运送单位已急于早些结束工作了。”

下午,“开党组会,讨论新增编委孙洪康的工作问题”。大年初一大早,老束去医院接赵超构回家过节,他笔下的赵超老很有趣:“八时多一点到医院,已一个人坐在大厅里等候了。有点像托儿所孩子等回家。”下午,“出了报纸,就早下班了”。回到家里“写了《听爆竹》,为明天版面用”。

1985年除夕上午,老束“在市宣商谈晚报党组班子调整问题”。下午,报社同事“大都下班回家了”,老束“查了一下情况,五时回家”。到家后,又“为明天版面写短文《要有“牛”劲》”。年初一,“上班后先到各组‘拜年’”,“午后来彭江路车间”。晚上,因“明天一版还无言论,想写,但思想不畅。起了个头又写不下去。”老束对自己写的文章不满意的记载在日记里俯拾皆是。

一心扑在工作上的老束,在1986年,对年景的变化,颇多感慨:“往年年卅总是特别忙,现在似在变,买东西几乎早一星期就完成了,来的来了,回去的回了,一早路上就少行人。到了下午,市上人更少了,爆竹四起。从

力旺盛,不停地嬉闹飞翔,蔚为壮观。随着天鹅数量的增多,加上到海边喂食的人持续增加,天鹅在荣成又开辟出百合湾海边、桑沟湾海边、灯塔海边、那香海海边、石岛海边等栖息地。这里冬季海水温在2到5摄氏度,海湾结冰少,海湾开口朝向东南,能有效阻止冬季的西北风,海面保持平稳,利于栖息。加上这片海里有大量天鹅爱吃的大叶藻,冬季正是最肥美的时候,多条河流汇入带来大量淡水鱼虾贝类,天鹅能及时补充营养。这里的海面视野开阔,避开了陆地的天敌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,爱护天鹅就写进沿海村庄的村规里,海岸线保持优质水质和环境,天鹅形成记忆,按

照现在说法,天鹅发了“朋友圈”,冬季来这里栖息的天鹅数量越来越多,成群的天鹅振翅飞翔的场面蔚为壮观。

这个春节,注定是我们一辈子值得纪念和回忆的春节。我们每天带着玉米粒去海边,让天鹅也吃得好好的,饱饱的,然后,伴着温暖的阳光,呼吸着带海蛎子味的海风,慢慢看介绍天鹅的书。我们的心会更靠近它们,也懂得如何和天鹅友好、亲切地相处。我们更希望从书中找到秘笈,待下个冬天,我们在此再次相逢,它们中有好多只能认出我们,向我们投来熟悉、深情的眼神……

有文化传承,有人间烟火的东庄,为我们打开一幅新春画卷。



“马年读书”宇澄藏书票 (水彩) 金宇澄

这一点上说,可说是一个升平世界,人民是高兴的。”这天老束未记具体工作。初一早晨,老束到报社“周围转了一下,向编辑部、管理部以至工厂祝贺新春”,“午后又去彭江路”。“下午参加市春节联欢会”。

1987年除夕,老束“去赵超构家一走,也算预祝新春”。这天,市委开干部会,传达省市长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精神。老束出席。晚上,因“全市鞭炮齐放”,老束“凌晨一时许才入睡”。年初一,到报社和同事们“各自道贺新春”。上午十时,市委举行团拜会,“和赵超构同去参加一下”。午后,“去彭江路车间一走,算贺年,也了解一下工作情况”。

1988年,是老束在任的最后一个春节。这年年初有个特殊背景,上海甲肝流行。因此“吃年夜饭,串门,送礼显得少些了”。上海除夕难得“中午起飘雪,夜里已成堆”。晚上“市委、市府开春节联欢会,邓小平参加”,老束去“看了节目,一个多小时散,踏雪归”。大年初一。“上班,恭贺新禧”。仍然因为甲肝,“今年重点是拱手为敬,互祝健康”。而且,“今天报纸出四版,比较轻松些”。因为轻松,回家后“写文两篇:《画龙点睛》《此风可长》”。

1989年1月,老束卸任,由丁法章接任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、总编辑。终于退居二线了,老束的春节是不是可以清闲起

来呢?并未。除夕这天,老束依然“上班”,并“写短文《吉祥的蛇》”,他觉得是“硬做文章,为交差”。“回家后小睡,写杂文《成名捷径》。不满意”。第二天“八时半,市委来电话,说副书记吴邦国、宣传部长陈至立要来报社”。二位市领导“九时许来,到编辑部、排字房转了一下”。十时,老束“去参加市团拜会”。十一时,“和赵超构一同回报社,又大家拜年一番”。午后,“和丁法章等去彭江路印刷车间”。又是一个十分忙碌的大年初一。

“老束的春节”,且摘抄至此。最后想多说一句,其实,这些年来,老束只要人在上海,是天天上班的。这个传统,丁法章等后继报人,是继承了的。直到二十一世纪初,依然有不少人是如此。

除夕

陈曦浩

荧屏春晚晓蛇岁,
朵朵烟花迎马年。
银凤翩翩飞箭雨,
金龙灿灿舞星天。
顶霜翠柏说风骨,
凌雪红梅显傲妍。
街尾巷头谈福祉,
欢天喜地笑颜还。



有文化传承,有人间烟火的东庄,为我们打开一幅新春画卷。